

# 那么远 那么近

*nameyuan namejin*

蓝英年 著

让我们裹足不前的就因为一切还是未知数。

我们是眯着眼睛向下滑，不知道往哪里去，对那个地方毫无所知。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那么远 那么近

*namelyuan namejin*

蓝英年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么远 那么近/蓝英年著. — 北京: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302-1191-5

I. ①那… II. ①蓝…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5199 号

那么远 那么近

NAMEYUAN NAMEJIN

蓝英年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350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2-1191-5

定价: 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 目 录

---

## Contents

在罗斯特罗波维奇墓前沉思	1
时乖命蹇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	20
归来的隐士：索尔仁尼琴	53
《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	60
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	74
走近高尔基	79
与果戈理对话（外一篇）	86
“灰衣主教”苏斯洛夫	102
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	122
费佳大叔在《十月》	130
“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	140
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	147
比罗比詹的噩梦	173
“向帕夫利克看齐！”	196
“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	207

“革命狂人”涅恰耶夫	214
共产国际的收支	225
为末代沙皇恢复名誉	232
苏波战争与《骑兵军》	240
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	250
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	254
记忆是无法铲除的	264
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	290
《古拉格群岛》变迁记	299
荒诞中的现实	305

## 在罗斯特罗波维奇墓前沉思

2007年8月，我与友人到俄罗斯旅游。最后观光的景点是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这是我在俄罗斯讲学期间常去的地方。光阴荏苒，这次重来，已经是十五年之后了。公墓里增加了不少新墓，瞻仰者最多的是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叶利钦和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墓。叶利钦的墓紧挨着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墓，大概因为他们去世的时间相近。我在世界著名大提琴家、指挥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墓前驻足良久，回想起他的许多坎坷而感人的故事。

1990年2月，我在海参崴市苏联国立远东大学执教。一天晚上，在宿舍里看书，俄国朋友敲门，在门外激动地喊道：“赶快打开电视，加利娅·维什涅夫斯卡娅回来了。”喊完就走了。我赶紧打开电视，但并不知道加利娅·维什涅夫斯卡娅是何许人，俄国朋友为什么如此激动地叫我打开电视？电视荧屏上出现了一群手持鲜花的人簇拥着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我不认识这两个人，但我认出地点是舍列梅捷沃机

场，想到这两位一定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从他们眼睛里流出的泪水上，我推断他们曾因某种政治原因滞留国外，无法回国，现在终于回到祖国。这种场面我在电视上已经见过。著名侨民女作家别尔别罗娃下飞机的时候也曾泪流满面。第二天问阅览室管理员，她告诉我，男的是苏联著名指挥家、大提琴演奏家斯拉瓦·罗斯特罗波维奇（简称斯拉瓦），女的是苏联国家大剧院苏联人民演员加利娅·维什涅夫斯卡娅（简称加利娅）。他们是一对夫妻，1974年出国，1978年被褫夺苏联公民权，1990年恢复了他们的苏联公民权。她就知道这一点。至于他们为什么离开苏联，苏联政府为什么褫夺他们的公民权，她就说不上来了。她的回答我并不满足，开始搜集有关他们的材料，材料看多了，特别看了加利娅的回忆录后，弄清阅览室管理员说不上来的问题，他们的面貌在我心中逐渐清晰起来，变得有血有肉了。如今罗斯特罗波维奇已长眠在新圣母公墓，妻子加利娅尚在人间。

## 妻子

加利娅是苏联国家大剧院的苏联人民演员，苏联最高艺术殿堂中的最高级别的演员。她进入大剧院多少有点偶然，进入大剧院后获得人民演员的称号则是实至名归，因为她的天赋极高，再加上个人的努力，获此殊荣理所当然。她没有上过音乐学院，自学成才。从阶级观点看，出身并不坏，父母都不是剥削阶级，但家庭关系错综复杂。像她这样的人能进入大剧院并获得人民演员的称号在苏联极为罕见。

加利娅出生于苏联最艰难的20年代。外公是波兰人，外婆是吉卜赛人。她身上有四分之一吉卜赛人血统。父母结婚的时候都很年轻，两人对家庭都不负责任，不抚养自己的女儿。加利娅四岁的时候父母便分手，父亲把她交给祖母，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去了。加利娅是祖

母抚养大的。此后母亲和父亲除了给加利娅增添麻烦，造成危害，他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母亲追求真正的爱情，一次又一次陷入情网，一次又一次受到欺骗，从未给过加利娅母爱，四十三岁病死在列宁格勒。父亲是工人阶级出身，老布尔什维克，1921年参加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暴乱，屠杀自己的阶级兄弟。良心受到折磨，人性逐渐被扭曲。他1946年因喝醉了酒，讲了个有关斯大林的笑话，被人告发，判处十年徒刑。1956年释放后，为表现自己对党的忠贞，立即跑到大剧院人事处，告发加利娅进入大剧院的时候，填表格“父亲”一栏时，填的是“失踪”，但她明明知道父亲被捕，欺骗了组织。但这已经在二十大之后了，父亲的告发没给加利娅造成危害，不然她一定会被赶出大剧院。

加利娅四五岁的时候，一天看到窗外一家住户前停着一辆大车，几条壮汉往大车里扔包裹、衣服、锅盆，女主人死命抓住铜茶炊不放，不肯交给壮汉，壮汉用力抢夺，平时同她一起玩耍的孩子们惊恐地躲在母亲背后。只听女主人不停地喊：“恶棍！恶棍！”这便是加利娅眼里的农业集体化。加利娅祖父去世后，祖母只靠领取四十卢布的抚恤金过活，而商店里一公斤黄油卖十六卢布。加利娅一直不明白她们怎么熬过来的。祖母死于卫国战争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加利娅也处于死亡的边缘，那时她已经十六岁了。列宁格勒饿死百万人，饿殍载道，由四百名健壮妇女组成的居民防空队沿街收集死尸，把街上的死尸扔进车里运走。她们经过每户人家便喊道：“还有活人吗？”加利娅被发现，把她编入居民防空队，她得救了。居民防空队队员因为劳动量大，口粮按军人定额分配，能吃饱了。列宁格勒围困解除后，加利娅加入马克组织的音乐剧院，到各地演出，主要是唱歌，演轻歌剧。加利娅美妙的歌喉很快征服了各地听众，成为小有名气的歌星。她一有空闲，便跟一位退休的女高音歌唱家学习声乐。加利娅不久嫁给了马克，有



了自己的家。他们演出的地点都是中小城市，所以加利娅深知战后俄国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很多地方没有牛奶，母亲如果自己不能哺乳，只能用嚼烂的糊糊喂婴儿。居住条件就更不用说了。苏联老百姓都住公共住宅。公共住宅比我国的筒子楼还差得多。原来一家人的住宅搬入三十至四十户。一间房间住一户，即父母亲女同居一室，包括成年子女。结了婚的儿子把媳妇带进来。几十户人家共用一间洗漱间和一个厕所，早上经常出现三十几个人排队如厕的壮观景象，个中况味只有亲历者知道。

1952年5月的一天，加利娅经过涅瓦大街，看见墙上贴着国家大剧院招收见习演员的广告，非常激动，想报名一试，但只剩最后一天了。她急忙赶到评委会，要求报名。评委会告诉她他们已经到过很多城市，今夜便返回莫斯科，要参加考试只有现在。现在就现在吧，加利娅豁出去了。她向评委会报了两个曲目：拉赫马尼洛夫的抒情歌曲《噢，莫悲伤》和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中阿依达的咏叹调。评委们惊讶不已，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竞选难度如此大的曲目。他们问她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加利娅回答没上过音乐学院，只跟一位退休的歌唱家学过声乐。评委们已经不想听她唱了，站了起来，其中一位大概出于怜悯，让大家坐下听她唱，反正离开车的时间还有几小时。加利娅先唱《噢，莫悲伤》，唱完三个人怔怔坐着，谁也不说话，脸上毫无表情，不知满意还是不满意。加利娅想他们不喜欢她唱的歌，全完了，怯生生地问还要不要唱《阿依达》。评委们仿佛苏醒过来，异口同声地说：“唱，一定唱！”唱完《阿依达》，评委们请加利娅到莫斯科复试。这样，加利娅进了大剧院。

办入院手续先填表，其中有“父亲”一栏。加利娅知道父亲被捕，如果如实填写，肯定被刷掉。加利娅心一横，填了“失踪”。那时失踪的人很多，并未引起人事部门的注意。加利娅心里有鬼，生怕

查出来，终日惴惴不安。两个月后的一天，人事处叫加利娅去一趟。人事处里坐着两个陌生男人。处长给她介绍，其中一位自报家门：“我是克格勃少校瓦西里。”加利娅听了吓得魂飞魄散，完了，他们查到父亲的下落了。但从他们对她的态度上看又不像。原来他们要求她与克格勃合作，即招募她加入克格勃。后来加利娅知道，大剧院的独唱演员几乎都被克格勃招募过。被克格勃招募也有好处，有了后台，嗓子倒了仍可留在剧院。克格勃少校叫加利娅第二天到他指定的旅馆详谈。加利娅去了，瓦西里说：“我们请求您帮助我们。”“我能帮你们什么呢？”加利娅回答。“您出入政府要人圈子，参加外国人的宴会和招待会……您知道大剧院是多么重要的部门！我们国家被敌人包围，帮助安全部门揭露敌人是每个苏联人的责任。”加利娅知道在克格勃少校面前要花招不仅没用，反而危险，只得答应。没想到瓦西里还让她填表：“这只是走形式。我们这里所说的不能对别人讲，包括您丈夫。有事跟我联系，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电话。再见！”加利娅填了表，算被克格勃招募了。几个月后，瓦西里把加利娅召到旅馆，对她说：“您跟钢琴师佩图宁关系不错，有人向我们报告，他经常散布反苏言论。是不是有这回事？”他们的情报准确，佩图宁确实讲过，这也是他们的唯一话题。但她装出惊讶的样子：“您说什么？哪能呢。我从未听他说过这类话。”“那他跟您都讲什么笑话？”瓦西里追问。“哎呀，我简直说不出口，都是庸俗不堪的笑话。”“他就没跟您说过政治笑话？”“佩图宁是个蠢货，他哪儿来的政治头脑？”瓦西里要求加利娅把她说的话写下来。他给加利娅布置任务：佩图宁和象棋手斯梅洛夫要好，斯梅洛夫刚从国外比赛回来，打探他们都说了什么。

加利娅尽量躲避佩图宁，可佩图宁偏偏老出现在她眼前，跟她闲聊。几天后加利娅又被召到旅馆。瓦西里问她他们都谈了什么，加利娅回答：“我准备演出，整天忙得脚朝天，哪能记得每个演员都说了什

么。”瓦西里问斯梅洛夫从国外给佩图宁带来什么，加利娅回答送给佩图宁一条红色领带。瓦西里又让加利娅把她说的话写下来。加利娅压住心头的怒火，离开旅馆。她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佩图宁也为克格勃工作，根据克格勃的指示，故意在大剧院讲政治笑话，然后把听笑话的人的反应报告给克格勃，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反应。想到这里她的心仿佛被人捅了一刀。

莫斯科大剧院是誉满全球的艺术殿堂，多少闻名遐迩的演员在它的舞台上登台演出过。我国熟悉的有夏利亚平、乌兰诺娃、米哈伊洛夫和列梅舍夫等伟大艺术家。大剧院是叶卡捷林娜二世修建的，历代沙皇都把大剧院视为自己的骄傲。斯大林对大剧院情有独钟，对演员爱护有加。在这里观看帝王戏，可以产生一种帝王的感觉，所以斯大林特别喜欢看格林卡的《伊万·苏萨宁》（歌剧原名《为沙皇献身》）。1937年遍及全国的大清洗几乎没有触及到大剧院，大剧院演员的工资比其他剧院高得多，它是斯大林的私人剧院嘛。大剧院门禁森严，进门必须出示带照片的通行证，即便在大剧院工作几十年的老演员也如此，因为大剧院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好恶，时常突然更换演员、导演以至院长。总导演戈洛瓦诺夫在大剧院工作了三十年，传说克里姆林宫对他不满。一天上班，门卫拦住他：“请出示通行证。”“怎么不认识我了？”总导演笑着回答。“请出示通行证。”门卫重复了一遍。总导演掏出通行证，但在走廊里通行证被收回，他从此不能进入大剧院。戈洛瓦诺夫受不了这种侮辱，几个月后便死了。

1952年至1953年斯大林到大剧院看过几次戏，给加利娅留下恐怖的印象。斯大林看戏的前几天，克格勃人员便检查大剧院的每个角落。斯大林来的当天，剧场入口、过道、前厅以及乐池都站满穿便服的克格勃人员。街上行人不许靠近大剧院。斯大林不坐沙皇的包厢，而坐在入口处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平日被演员们戏称为浴室更衣间。

演员上台要出示三次证件。进大门出示本院通行证，进入剧场出示克格勃的通行证，上舞台还要出示克格勃发的特别通行证。加利娅扮演的角色都穿贵妇服装，上场后可以把特别通行证藏在衣服里。芭蕾舞演员就很难了。她们光溜溜的，上台后只得把特别通行证藏在舞鞋里，就像上澡堂把存衣牌拴在脚脖子上一样。所有演员都使尽浑身解数讨斯大林欢心。斯大林喜欢不喜欢决定大剧院演员的一生。喜欢的可以获得斯大林奖金和各种称号。称号也是福利。如苏联人民演员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就诊，那里的医疗条件是一般医院无法比的。

斯大林在剧间休息的时候要吃煮鸡蛋，所以他面前总摆着一盘煮鸡蛋。他一边剥鸡蛋，一边同战友们谈天，院长、导演和指挥一旁伺候。斯大林忽然对著名指挥家萨摩苏德说：“萨摩苏德同志，今天您指挥的歌剧少了降半音符！”萨摩苏德吓得魂不附体，不知斯大林是批评还是开玩笑。政治局委员异口同声说：“您要注意，少了降半音符！”萨摩苏德只好说：“感谢您的指导，我们一定改正！”一次斯大林听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看见塔季扬娜穿着晨装站在奥涅金面前，随口说道：“女人怎么这个样子站在男人面前呢？”自此塔季扬娜换上紫色天鹅绒装，梳妆打扮好。但普希金的诗是这样写的：

公爵夫人一人呆在房间，  
没有梳妆打扮，脸色苍白，  
坐在那里，把书信翻看。  
她用一只手托着香腮，  
悄悄哭泣，热泪涟涟。

斯大林才不管普希金呢，他可以让塔季扬娜穿上皮袄。斯大林死前最后一次到大剧院看戏，看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斯大

林来看戏，演员们异常激动。唱耶列茨基公爵咏叹调的演员谢利万诺夫激动得竟发不出声来，乐队又奏了一遍，只听他大声说：“我热爱您，无限热爱，没有一天不思念您……”这种事在剧院从未发生过，加利娅吓坏了。中间休息的时候斯大林把院长阿尼西莫夫召到跟前，院长两腿发软，站立不稳。斯大林问他：“今天谁唱耶列茨基公爵咏叹调？”“演员谢利万诺夫，斯大林同志。”院长颤抖着回答。“他是哪一级演员？”“俄罗斯联邦功勋演员……”斯大林沉吟了片刻，感叹道：“俄国人民多好啊！”一场风暴过去了，大家松了口气。二战后对斯大林的崇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看到1950年2月17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摘译一段如下：“如果你遇到困难，怀疑自己的能力——想想他，想想斯大林，你便获得足够的信心。如果你感觉疲倦，而那时不应疲倦——想想他，想想斯大林，疲倦必将消失……如果你计划做更大的事，想想斯大林，工作一定进行得顺利……如果你寻找正确的答案，想想他，想想斯大林，答案定能找到。”

1966年加利娅获得苏联人民演员的称号，成为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扬邀请她为《伊万·苏萨宁》录制唱片，多明戈把她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女高音之一，与她联袂演出《托斯卡》。

## 情敌

1955年4月斯拉瓦和加利娅同时到捷克参加“布拉格之春”，两人一见钟情，仅仅四天便成了事实上的夫妻。他们决定一回莫斯科马上结婚。加利娅忽然接到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叫她马上飞往贝尔格莱德，参加苏联党政代表团下属的文工团。由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组成的苏联党政代表团是到南斯拉夫同铁托和解的。斯大林同铁托吵翻了，把他开除出共产党

和工人党情报局。现在苏联人来弥合两国之间的裂痕。文工团则在领袖们紧张的谈判中调和气氛。加利娅到的第一天，布尔加宁便请她参加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晚宴。她同苏联领导人和铁托夫妇同坐一桌。赫鲁晓夫装扮成天真无邪的小伙子，嬉皮笑脸地对铁托说：“老弟，还生什么气呀？事情都过去了，你可真小心眼啊。”铁托端坐不动，脸上毫无表情，尽情享受俄国人乞和的乐趣。克格勃主席谢罗夫悄悄对加利娅说：“给铁托夫人敬酒！”加利娅举起酒杯站起来：“为铁托夫人的健康干杯！”“她算什么夫人呀。战争期间她是游击队员，射击，杀人。”铁托说话了。“真的吗？这么漂亮的女人……”加利娅说。“您现在知道了吧，游击队里也有漂亮的女人。”铁托说完哈哈大笑，气氛缓和了。第二天加利娅收到布尔加宁送来的一大束鲜花。女演员收到鲜花是平常的事，加利娅并未在意。但此后加利娅每天收到布尔加宁送来的鲜花，便感到不妙，布尔加宁在追求她。但她急着回莫斯科同斯拉瓦结婚。一结婚一切便将过去。加利娅一回到莫斯科就对丈夫马克说，她爱上斯拉瓦，马上同他结婚，并从家中搬到斯拉瓦家。大剧院与加利娅失去联系，找不着她。这时布尔加宁也在寻找加利娅，并通过无所不能的克格勃马上找到了她。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给加利娅打电话：“今天是布尔加宁同志六十岁寿辰，在别墅举行晚宴。布尔加宁同志邀请您参加，我们马上派车接您。”加利娅只得参加。

加利娅到的时候晚宴已经开始，大厅里乌烟瘴气，一片喧哗，领袖们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加利娅第一次见到她在画像上看到过无数次的苏联领袖们。这次是家宴，所以领袖们带来夫人。布尔加宁得意洋洋地把加利娅让到自己身边的座位上。大家一齐瞪着眼睛看加利娅，加利娅非常尴尬。她观察周围的人，男人们各个大腹便便，眼皮下垂，瓮声瓮气，粗俗不堪。夫人们则身材臃肿，一脸倦容，打扮得俗不可耐。加利娅注意到几位夫人，表情痴呆，沉默不语，不与邻座交谈。

加利娅看出她们是刚从劳改营放出来的领袖们的妻子。莫洛托夫、加里宁、安德烈耶夫等政治局委员的妻子，布琼尼等元帅的妻子，还有斯大林的亲信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她们都是犹太人，战后以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她们的丈夫都坚决拥护斯大林的裁决，没有一个人敢为妻子说话。布尔加宁在亲密战友中鹤立鸡群，言谈举止都像知识分子。1954年北京苏联展览馆开幕的那天，我去参观。我进门的时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刚好出来，相距只有几步，我看清他们的相貌。赫鲁晓夫满脸疙瘩，咧着嘴，他身边的布尔加宁则身着元帅服，留着山羊胡子，仪表堂堂，器宇不凡。

次日清晨，斯拉瓦家门铃响了，他姐姐开门。一位年轻的上校把一大束花交给她，请她转交加利娅，并转达布尔加宁的谢意。斯拉瓦姐姐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吓得差点跌倒。此后布尔加宁不断打电话邀请加利娅吃晚饭。加利娅推说晚上演出，布尔加宁说他可以给文化部部长打电话，让她给加利娅请假。加利娅横下一条心对听筒说：“好吧，今天晚上我们来吃饭。”“我们”是指她和斯拉瓦。电话的那头沉默了半晌后说：“我马上派车接你。”加利娅和斯拉瓦来到布尔加宁的别墅。布尔加宁把斯拉瓦看成毛孩子，不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布尔加宁能喝酒，斯拉瓦也不甘示弱。两人都有了醉意。布尔加宁脉脉含情地望着加利娅对斯拉瓦说：

“你小子赶在我前面了。”

“大概是这样吧。”

“你爱她吗？”

“非常爱，部长会议主席同志。”

“你告诉我你怎么爱她？唉，你还是毛孩子，懂得什么是爱情！我爱她，这是我最后的一次爱情。没关系，我们会等待……”

一次，布尔加宁问加利娅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加利娅说什么也

不需要。布尔加宁说，他的副官说他们住在公共住宅，条件很差。斯拉瓦说这是他母亲的房子，他在合作建房里预订了一个单元，钱已付清，大楼即将竣工，他们很快便搬进去。布尔加宁问他哪儿来的钱，斯拉瓦说他获得的斯大林奖金。布尔加宁说他是私有财产者，明天就会撵出去。斯拉瓦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布尔加宁叹了口气说：“要是先前你落在我手里……好啦，我开玩笑。”布尔加宁接着说，他可以给他们在任何一座楼房里弄到一个单元，何必自己掏钱呢。加利娅和斯拉瓦感谢他的关怀，但谢绝他的帮助，还是住自己买的房子安心。布尔加宁承认自己败在毛头小子手下，但对加利娅仍一往情深，对斯拉瓦说：“我经常给她打电话你别生气，让我好好欣赏欣赏她。你还年轻，有的是时间，可我的日子不多了。”斯拉瓦私下对加利娅说：“其实他是挺可爱的老头，可干吗要追求你呢。如果他不追求你，我倒愿同他交朋友。”加利娅回答：“他不追求我你能认识他？他才不需要你的友情呢，早把你脖子扭断了。”

布尔加宁不再给加利娅打电话，但无意间帮了他们大忙。加利娅和斯拉瓦搬进一百平方米的单元，两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但新的问题产生了，他们领不到房产证。按苏联的规定，每人住房面积平均九平方米，他们大大超标了。斯拉瓦对莫斯科苏维埃说自己交了一百平方米的钱，市苏维埃批评他，两人住为什么交一百平方米的钱。斯拉瓦又说加利娅已怀身孕，也许是双胞胎，他们就四个人了。市苏维埃回答，四个人也只能住三十六平方米。斯拉瓦一次又一次跑市苏维埃，央求、哭诉都没有用，市苏维埃催促他们搬入三十六平方米的单元。两人急得要命，却无计可施。1956年新年来临了，除夕之夜两人坐在屋里发愁，凌晨两点走廊里的电话响了。布尔加宁打来电话，问可不可以到他们新居祝贺新年。斯拉瓦夫妇欢迎他来。几分钟后十几辆高级轿车停在他们楼房门前，汽车占了半条街。布尔加宁在副官们簇



拥下走进斯拉瓦家。楼房周围布满克格勃，一位克格勃将军坐在门外冰凉的台阶上。布尔加宁的到访惊动了整条街，住户们打开窗户观看。布尔加宁向他们祝贺过新年就离去了。但布尔加宁拜访加利娅一家的消息传遍莫斯科。第二天，莫斯科市苏维埃隆重地把房产证送来，对他们说有什么困难尽管对他们说，他们一定效劳。几天后加利娅和斯拉瓦到布尔加宁家吃饭。出发前加利娅接到久违的克格勃少校瓦西里打来的电话，指定时间同她会面，加利娅对着听筒喊道：“我没时间，也不想同您见面，我要马上到剧院去。”说完便挂上电话。路上加利娅后怕了，怎么能得罪克格勃呢，他们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在布尔加宁家吃饭的时候，加利娅对布尔加宁说，克格勃缠着她不放。“还有这等事？他们要你干什么？”布尔加宁问道。“他们叫我打秘密报告。”“什么？”布尔加宁火了，理解为克格勃让加利娅报告同他接触的情况，脸涨得通红。“他们是不是疯了？费佳，”他对副官喊道，“给我接谢罗夫的电话。”谢罗夫是克格勃主席。布尔加宁到另一间房间接电话，从里面传出布尔加宁的骂声。布尔加宁回来后对加利娅说：“放心吧，那边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此后，直到1974年加利娅夫妇离开苏联，瓦西里果然再没给加利娅打过电话。晚年加利娅回忆布尔加宁对她的这段恋情，布尔加宁没有用权势逼迫她，也没有伤害情敌斯拉瓦，对她的感情是真挚的。布尔加宁在苏联领导人中最有文化教养，如果不是旋风似的爱上斯拉瓦，布尔加宁的追求对她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 朋友

1967年春天斯拉瓦到梁赞演出，作家索尔仁尼琴就住在这座城市里。斯拉瓦去拜访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一家四口人挤在沿街楼房